

# 一声长啸柔肠裂

——讲述女诗人周幼静故事

## （一）穿越历史走近这位女诗人

《餐柏吟》诗集的作者周幼静，是我国清朝中期(乾隆~嘉庆)年间杰出的女诗人，江苏宜兴百渎人氏（今宜兴市周铁镇分水社区），平生诗作颇多，合编为《餐柏吟》集，可惜大一部分已散佚。万幸的是《杭氏宗谱》之艺文卷竟收录了这位女诗人的诗作三十四首，让我们能够有幸读到这位清代罕见的江南才女，杰出的女诗人的精品诗作，这当是我们后世文化爱好者们的幸事！

周幼静，女，生于清乾隆二十年（公元 1755 年），卒于嘉庆十七年（公元 1812 年）；娘家是江苏省宜兴县任家渡，嫁给同县百渎里的杭焕之为妻；杭焕之，字斗文，号咫轩，以号名于世。周幼静少女时期曾经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当时杭焕之于京中太学就读（俗称太学生），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，周幼静与之是表兄妹关系，后结为夫妇并助夫随读。新婚燕尔期间，她文思敏捷而常常迸发诗兴；后来女诗人在回忆这段美好时光，留下这样的诗句：“忆昔长女同唱和，裁笺煮茗敲新诗”（“女”即汝）。

杭焕之是个考运非常背的人，“五入棘闱不得志”，真所谓屡考屡败。可叹他“五试不举”，为筹科举资费，亦为家中生计，没奈何“转徙燕冀秦楚黔”等地作府衙幕僚。最后风尘仆仆到贵州提督府勒保的军营做幕宾，参办军需兼职文书工作，熟料不习黔地气候，瘴疠侵体

以至客死他乡，年仅四十三岁。周幼静闻得凶讯，悲痛欲绝肝肠寸裂。

“悲极翻疑梦，忧深忽似颠。”（《餐柏吟·中秋前二日得夫凶问》）“挑灯独坐伤往事，更漏将残浑如痴。”（《餐柏吟·哭夫子》）这样悲恸的诗句是她当时悲痛欲绝心情的真实写照。

丈夫客死，亲老子弱，无助和伤感都写在诗中“妾心蕴结不可说，事姑抚子难为支”。（《餐柏吟·哭夫子》）然而，她必须用自己羸弱的双肩担起持家重担，这时婆婆年老，儿子还不到十六岁，这样一个顶梁柱坍塌的家庭，全靠她纺纱织布撑起。宗谱记载，为了供养家庭并为儿子外出读书筹措学费，她是“清晨络纬，午夜杼机弗辍也”。而且她还摊上一个非常严苛的婆婆，经常无端揍她（后详）。困苦的窘境和苦闷的心情又能对谁倾诉呢？没人倾诉！真是“一怀愁绪，几年离索”。唯有把一腔悲愤哀怨都付之诗赋，她后来有一首悼念他人《哭二再侄掌珍》的诗云：“欲将愤闷诉苍天，贫且孤孀实可怜。”诗意悲悯怜人，然却岂不是自怜乎！

这些泣血辞章，而今我等诵读都能生出无限感慨。

## （二）她那可叹的背运丈夫

其实这位咫轩先生并不是一生都是走背运的，首先姻缘之运还不错。他青年时期能够遴选进太学读书，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，比现在的清华、北大还硬气，因为它是唯一的；应该说他当时的学习成绩也是不错的。进京后住在他的姑夫周麟瑞家，周麟瑞很欣赏这位内侄的才华，就将自己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他。周麟瑞的女儿周幼静，比他

小一岁，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小家碧玉，在京城学界颇有一点小名声。当时京城正在进行一项浩大的国家工程——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工程，该项目由乾隆皇帝钦办，纪晓岚等大学士领衔主修。而作为一个小姑娘的周幼静，竟然也和他的兄弟周诒一起，加入到这个由举国顶尖学者（大部分是翰林院的学士）组成的编纂机构，在里头担任缮写组稿工作，确实非同一般。虽然周幼静加入这个学术组织，纯属偶然，是因为父亲生病，急于筹措医药费用，便自荐去《四库》馆。也许是这些饱学鸿儒们被周幼静的敦孝之心所感动，才破格录用她的。但这样一个皇帝亲自督办的机构，没有过硬的才华是绝对进不去的。有记载说她“通诗礼而工缮书”，说明她的文化修养和书法水平是完全得到京城最高学术机构认可的。

青年的咫轩先生，能够被姑夫看中，将这样一位秀外慧中的表妹许配给他，可说是桃花运真的很旺！《杭氏宗谱》记载说咫轩进京赘周家为婿，这个“赘”和现在意义的招赘可能有所不同，一是周幼静她有弟弟，二是咫轩后来的儿子仍然是杭姓。宗谱说“赘”周家为婿，可能仅指他结婚后住在周家——咫轩只身在京城，也没处可去呀！虽然周姑丈将女儿许配给他，但他们并没有马上结婚，后来他们结婚时咫轩 26 岁幼静 25 岁，现在看来也属晚婚。这又是为什么呢？可能一开始咫轩刚刚进京上太学，不能分心；而周麟瑞正在病中，幼静他们姐弟又忙于《四库》馆的工作，赚钱给父亲看病。再后来周老夫子病故了，服丧期间又不便婚嫁。一来二去硬是把这对情侣拖成“大龄青年”才结婚。公元 1783 年，咫轩第一次进京四年后返乡，虽然科举

没有获得功名，但娶得一位贤淑的才女，也算收获不小。对幼静来说，丈夫虽然初试未举，但小两口意气相投，常常一起“裁笺煮茗敲新诗”，这样的新婚生活，可算是蛮幸福的；何况很快又添了个宝贝儿子——杭璠，一家三口回宜兴老家省亲，对于“双亲娱老听欢呼”景象，她自然是满心期待。

咫轩因怀着早日取得“功名”的远大理想，在家没住多久又进京为“功名”奋斗去了。虽然理想很“丰满”，但现实在太“骨感”。他回家时，其父已经“适抱重疾”，还好儿媳妇孝顺，天天“侍汤药不懈”而病情略有好转，但咫轩走后，病情又加重了，转年二月就病逝了。咫轩在京几番棘闱（考场）鏖战，皆屡战屡败。为谋生计筹学费，他也进到《四库》馆，从事幼静前几年所做的缮写工作。这里本是朝廷精英聚集地，咫轩在这里结交到一批很有名望之士，这为后来去这些人的府衙中做幕宾，奠定了人脉；也吸收了以纪晓岚为首的当时“清流”的价值观，这对他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。《四库全书》修成后，对这些参与编纂缮写的人员，有一个所谓的“功臣馆议”，咫轩也被议叙为“九品候选”（相当于现在正科级，但属于候补，在清朝这样的虚职太多，没有正式补缺上任是没有奉银的），并在所候选签位中排到第一，这是他有可能出任一个正式小官，从而步入仕途的最接近的机会。

众所周知，在乾隆后期，朝堂上最为通天的人物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和珅，我们这位咫轩先生虽然是一文不名的九品候选，但很有才名而竟然得到和珅青眼相加，和珅曾经三次下贴，欲聘他进府就职。

同僚都对他说，“和中堂统领朝堂，总管吏部，你一旦进入和府，肥美的官职不都由你挑？将来必将飞黄腾达。”但正因为他在《四库》馆受纪晓岚等的清流思潮的影响太深，纪晓岚是谁？大家都知道，他是和珅的死对头嘛！所以，当和珅三次下聘书邀请时，这位咫轩先生，竟然以种种理由三次推辞不就。因此得罪了通天大人物和珅（和珅很生气，后果很严重）。你想，会有好果子吃吗？清流的品格和读书人的傲骨，促使他不愿与和珅这样的佞臣大贪官为伍。咫轩先生的人格还是非常值得钦佩的！然而这可敬的壮举却也彻底断送了他的仕途。

后来咫轩曾经流徙到多省的府衙做幕宾（俗称师爷），也遇到过一些颇有权威的大人物，对他比较赏识，比如乾隆宠臣福康安，本来是想重用他的，但清朝官僚的名额归吏部管，吏部又由和珅把持着，导致福康安爱莫能助，只能以下属官员已经满额为由，把他支配到贵州提督府去了。先前，礼部侍郎图敏奉旨去山东孔庙祭孔，让他作随从，图敏曾多次作为顺天府和四川省的乡试主考，也是一位饱学之士，一路上与咫轩谈论经史诗文以及治国做人之道，非常投机，也非常赏识他的才学。如果这次祭孔返京，若图敏再次主持顺天府乡试，那么咫轩中举的可能性极大。可惜，当咫轩顺道到江南省亲回山东，再投图敏麾下时，图敏竟然已客死在山东祭孔的途中。咫轩出于对图敏的敬重，他推辞掉兖州府之聘，执弟子礼扶图敏的灵柩至河北归葬。这是咫轩先生的高义也。但他科举做官的机会也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错失了。直到最后竟也和图敏一样，客死于贵州幕府，魂断于谋取功名的途中。他儿子杭璠在追忆父亲的文章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总计府君

生平，己亥入都，乙卯游黔，前后十八载家居不满三周，风尘奔走，不得一官。竟客死数千里外。”读这一段文字，让人叹息！科举求士难挺了！

【注】1、顺天府，清朝时期北京的地方政府称顺天府。

2、府君，是旧时儿子对已故父亲的尊称。

### （三）贤德名声是怎样炼成的

若要从古代的书刊或地方志中找到记录这位女诗人的片言只语，估计是很难的；我们只有从《杭氏宗谱》中去研究探寻。这已经足够让我们领略到她杰出的诗艺，以及她善良敦厚的人品。好在这套宗谱中有好几篇文章，乃至宗谱的《贤淑志》中都有记载。只是古人对女性诗艺才学方面很忽视，他们更重视的是褒扬她们的贤德。她生活得越坎坷，克服的磨难越多，就越能体现出她的坚韧，也越能彰显她的“贤淑孝顺之德”。

从这些记载并称颂她的文字里，却让我们感到，女诗人周幼静的一生，几乎是与幸福无缘的，就算新婚燕尔期间，有一段与丈夫“裁笺煮茗敲新诗”的美妙日子，但这就像《梁祝》小提琴曲中那段轻快的小快板一样，瞬间就过去了。随着他丈夫外出求功名，聚少离多成为她们婚姻生活的常态。他们俩从相识起，到咫尺客死贵州，“前后十八载家居不满三周”，十八年中她几乎守了十五年的活寡，然后又守了十五年的真寡，不到五十八岁就去世了。“不及黄泉安能止？”她的诗句就是这些忧伤的写照。即便她后来“魂归黄泉随君去”了，

可叹此忧伤仍当是“断钗剖镜无完时”。

她的苦难还远不止这些。周幼静她少女时期就生活在一个底层的读书人家庭。他的父亲周麟瑞也是个在京准备应试的秀才，但一生并未中得什么大的功名，仅靠在府学教书糊口。等幼静渐渐长大，他老周的身体又不行了，看病吃药几乎掏空了本来就很清贫的家庭的全部家底。周幼静虽然悉心照顾父亲，常常“衣不解带，尝药以进，哽咽不敢出声”；但最后连抓药的银子都没有了。她一个姑娘家的，为赚些银子给父亲治病，竟然到迂腐儒生扎堆的《四库》馆去应聘当缮写，这在过去封建时代，是要有多么大的勇气和魄力呵！咫轩先生当年进京就读，说说投靠在姑丈家，难道不是靠表妹去馆缮写赚钱糊口？好不容易老爸给她选了一位如意郎君，可还未等她出阁，老爸就撒手人寰了。而嫁给这位咫轩先生，可以说是她一生苦难的开始。东坡先生诗云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，幼静女士却是“人生嫁郎忧患始”！

可不是吗？咫轩进京，老爸生病；咫轩订亲，老爸作古。回到宜兴，公公（即又是她的舅舅）病重，侍候汤药，转年走掉。后她自己母亲由京回乡，寄居在她家，不期又生恶疽，痛得号呼四十天不止。当时庸医开方，说要以人肉为引子可痊愈。幼静她竟是毅然在自己腿上挖下一块肉，给自己母亲治病，并瞒着她；后来竟真的好了。虽然幼静的孝心可鉴，但挖肉给他人疗疽，这绝对是庸医的馊主意，什么“子女之肉能疗疽”之类的混话，断不可信！咫轩在京屡试不举，后又是南北东西做幕宾，很少回家。她不仅要忍受两地分居之孤寂，而且还担起养亲教子的重任，在家当妈又当爹，靠织布糊口。如此清苦

还当罢了，居然凶讯传来，咫尺客死，无钱归葬，停柩常德、汉口，一年后得同僚资助，才回乡安葬。

而她的婆婆把丧子之痛的怨恨，竟然发泄在这个苦命的儿媳身上；这个老太平常对儿媳妇就比较刻薄，儿子亡故后就更加苛刻；只要闻听邻里称赞幼静，回家就施以家暴。据《杭氏宗谱》记载，其婆婆杨氏“不许邻家媪称媳贤孝，称则怒甚，施鞭挞积数日不解”。夫亡姑苛，悲情何处申诉？然而在旁人看来，幼静对此似乎还有点逆来顺受！每天起早贪黑纺织不停，以此来供养婆婆，并为儿子外出求学筹措学费。她在一首《自怜》诗中写道：“早起每年三百六，晚眠三载有千宵。终朝碌碌何时已，相对孤灯闷不消。”天啊，她这一生过的是什么日子？

历尽苦难，并以羸弱的双肩扛起这个家庭，走出困苦，这岂不是被后人称颂的贤德吗？我认为：是，却也不尽是。

#### （四）一声长啸——女诗人给我们的启示

“悲愤出诗人！”这应该是诗界的共识。的确，悲愤的情绪，更能触发诗人的灵感，诗泉喷涌而妙诗自成。

当我们翻开《餐柏吟》发现，女诗人的诗并不完全是悲愤，甚至几乎没有刻意表达愤怒。如果因悲愤而写诗，诗中宣泄的也只有悲愤，那么这样的诗也仅仅是“不过尔尔”的平淡之作。倘若将悲愤升华成家国情怀，如陆游在悲愤中吟出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，这样的诗就高了一层境界，就有史诗般的悲壮和慷慨；这样的诗也许就近乎于《离

骚》这样的伟大作品了。即使停留在个人的情怀上，若将悲愤升华成佛教般的慈悲和儒教般的仁爱，那么这又是一种境界，且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。——悲愤，但诗却不仅是悲愤，而是悲愤的升华——能够有这种境界的诗也是很卓越的；这样的诗人也一定是杰出的。《餐柏吟》就能让我们读到诗人的慈悲和仁爱，因此，她才是一位杰出的诗人。在此我们并不探讨诗人在诗艺方面的成就，这方面的成就将在以后撰文探讨。

那么，女诗人的人格力量给我们有哪些启示呢？这才是我们要探讨的。

### 1、是逆来顺受还是仁爱品格？

首先，多篇记载周幼静的文章里，最赞赏的是她的逆来顺受所谓“孝顺之德”。这些文中说，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，饱读经书，通晓闺门训条和《列女传》，因此她能恪守为妇之道，以孝顺贤淑的道德准则作为生活的信条。不错，古代女性，尤其是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，受“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”的影响是比较大。但这是机械强制式的驯服，顶多只能让她顺服，比如做到对婆婆“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”，这已经是顺服的最高境界了。倘若我们也仅仅在此褒扬一下她的“孝顺之德”，那么女诗人的品格及《餐柏吟》的现实意义，将因我等的浅薄而逊色不少，这样我们将愧对女诗人的“一声长啸”了！

我们阅读这些文章，以及她的诗篇，可以看出，她对婆婆的感情，远比驯服式遵从要挚诚得多。如《奉姑命出坐馆》《忆姑》等好多诗篇，都写到她对婆婆的思念，“晨昏谈笑强为欢，梦魂常绕慈帏

侧。”“欲借鸟翎作归翼，顷刻至我慈帏侧。尽将一一旅情伸，团圞卒岁欢无极。”这些诗句情感都非常真挚。而这些诗都是在她丈夫去世后，家庭生活极度窘迫，她征得婆婆同意后，到外地学馆去坐馆做女先生，赚钱养家；她在外乡思念婆婆，遂成诗篇。我们都知道，“诗由心生，文由心出”，没有真情所托，虚情假意是绝对写不出这样的诗篇的。由此足见她对婆婆的感情，是远远超出驯服遵从的范畴，而是真情所依。这种真情就是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——仁爱。仁爱是远远超越“三从四德、闺门训条”之范畴的。如果说过去的主流价值观——三从四德、闺门训条——还有许多糟粕；那么儒家倡导的仁爱，至今仍有非常广泛的现实意义。

正因为她有仁爱，才会在写给新娶的儿媳的诗第一句就说“太姑衰老鬓如霜”而要求儿媳“婉转膝前娱晚景”。甚至到她自己病危，在最后的临终绝笔诗中，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她所挂念这位婆婆：“叹我高堂近八旬，一生困苦度冬春。当年丧子肠几断，今又悲凉为媳身。”读到这些诗句，我们不由掩卷长叹！

——“孝顺之德”的驯服和遵从，能有这样真挚的情感抒发吗？不可能！

在记述她生平事迹的诸多文章中，大多都站在“三从四德、闺门训条”的基础上，仅仅看到的是她的孝顺之德，却忽略了她的仁爱之心。那么，女诗人的仁爱之心是怎样养成的？这与她在京城的那段经历不无关系。杭浦先生在《伯母周泰孺人餐柏吟并传》中说：“……其相夫咫尺公出入京都，所见所闻皆足以砥砺其志气，而与凡妇者大

有异也。”京城生活增长了她的见识，而在《四库》馆所接触的都是蕴涵儒家精华思想的大学者，抄录的很多是古代最经典的著作，她从中汲取的精神食粮，足以滋养的仁爱之心——这种崇高的爱心，已接近于现代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观。这显然是超出逆来顺受的境界的。爱心足以融洽一切家庭关系，这比教化式的所谓“孝道”境界要高得多。用当代的价值观来衡量，“孝顺”显然是有瑕疵的，但只有赋予爱心的“孝敬”才是家庭幸福的基础。因此褒扬女诗人的仁爱品德，才是我们探讨这一主题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【我们现在继承传统文化也好，或修家乘、葺宗祠也好，最关键的是继承和发扬其中优秀的文化品质；更要扬弃其中已过时的宗法教条和糟粕的封建道德。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审慎鉴别着去做的事情。当我看到某些媒体将“三纲五常、三从四德”等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典范来对青少年宣扬，很多对外开放的祠堂、庙宇和古人纪念场所，将充斥着太多糟粕的《二十四孝图》等文化桎梏镌刻在回廊，供公众参观时，我不禁要问，难道要像郭巨那样把儿子活埋来赡养父母？对这种以糟粕来教化下一代的作派，真的非常愤慨！也非常无奈！】

## 2、对周幼静婆婆“严苛”个性的几点存疑

周幼静的婆婆杨氏，也是读书人家庭出身。虽然杨氏的学问比不上她的婆婆和儿媳妇，因为那两位女性都分别著有自己的诗集，是古代女性中罕见的文化人（她们俩还是外婆与外孙女）。而杨氏只能算是初通文墨，这在古时候已经算是凤毛麟角了，而且她娘家背景非常

过硬（其父是太学生，可能属于“恩选”，后来仕途上没有多大发展。然而其祖父曾任衢州知府，其叔父也做过知县。其舅还是康熙朝的探花郎、翰林学士）。可在杭家，杨氏却夹在婆媳两个文化人之间，可能有点自惭形秽，甚至还会生出一些醋意；这个略通文墨的人，其信条自然是“三纲五常”、“三从四德”和“闺门训条”，因此，她胸中的妒意不敢对上面的婆婆发泄，对付下面的儿媳妇，那还不是小菜一碟？反正礼教祖训给了她这样的权利。

自古以来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中，有四类关系是最微妙的，而且直至今日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这种微妙（现在的80后，90后那些独生子女们也许对后三种关系没有切实的感受了）。那么是哪四种关系呢？一是婆媳关系，二是妯娌关系，三是姑嫂关系，四是舅妈与外甥女之间的关系。第四种关系是第三种微妙关系的衍生。乡里间有俗语说：“强盗孥妮（女儿）贼外甥”——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明着顺点东西回家，外甥暗中藏一点。对于这些行为，舅舅们总是颇为大度并且非常乐见。而舅妈就不一定是这个态度了，这才有将出嫁的小姑子和外甥比作“强盗”和“小偷”这样的说法。舅舅、外甥们都是男子汉，遇到言语上的高低，呵呵一笑也就过去了；而姑嫂之间，舅妈与外甥女之间，往往就过不去。当然，这四种关系中，婆媳关系是最微妙，也是最普遍的。

杨氏与周幼静，既是婆媳关系，又是舅妈与外甥女的关系。你想，两种微妙关系搅和在一起，应该有多微妙！更何况有相当一段时间，周幼静的妈妈从北京回乡，就住在女儿家里（也是周妈妈的娘家）。

这些关系搅在一起，就是放到现实社会，也是相当复杂的家庭言情剧的剧本。因此，那些文章都说这杨氏婆婆很严苛，其实，这样错综复杂的关系，岂是“严苛”一词可以概括的？

多篇文章都说杨氏“不许邻家媪称媳贤孝，称则怒甚，施鞭挞积数日不解”。

周幼静的儿子杭璠在他的追忆文章里，虽然没有记录祖母责难母亲的具体细节，这也许是故意避长者讳。但他是第九次宗谱续修的主笔，这些文章必然是经他审定的。由此看来应该大抵属实。但这句“施鞭挞积数日不解”却又有存疑之处。江南农村并非游牧部落，家中一般不会存有鞭子，鞭挞一语定是夸张。老年妇人，抄根细竹子打几下，或许是可能的，接连数日地打，也不可能；小脚伶仃的老太太也没有这番气力呀。不过就时代背景看，这段情节大概应是在咫轩先生亡故后，老太太可能因丧子而心智出现狂乱状态，甚至把儿子的死因，归结到苦命的儿媳妇身上。过去的农村迷信盛行，不乏“家中娶了个扫帚星，克死了丈夫”之说，因此，邻居越是说她的儿媳妇贤惠有才，她就越发生气。按她的逻辑看，这周幼静是“扫帚星”几乎是成立的。你看，她未出嫁，先克死她的老爸。一旦这个外甥女变成了儿媳妇，从北京一回乡，她的公公，即杨老太的老公五十多岁就被她克死了。现在自己的儿子又被她克死了。邻居竟然还说她孝贤？真是气杀老身也！还不拿这“扫帚星”出气？

在京城见过世面的周幼静，自然不会理会“扫帚星”之类的迷信邪说，也不会与老太一般见识；更不会和她对着干。要说老百姓之间

的矛盾，再大也是“人民内部矛盾”嘛，何况她还是婆婆，还是舅妈，怎么说也是自己人呵！周幼静自己在诗中也这样写：“当年丧子肠几断”，“又况心头亦黯伤”。——与其说她的大度，倒不如说她对婆婆的谅解。——只有有仁爱之心的人，才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。因此周幼静只是用她那润物细无声的爱心，去化解这一切。有效果吗？当然有效果。这些文章中记载，这位女诗人经过长年的爱的付出和不懈努力，“终得其欢心”。而杨氏后来支持她到学馆做教师，就证明他们婆媳间的疙瘩已经化开了。在封建社会，一个寡妇要单独出远门是非常难的，何况是到地陌生疏外地去做教师，过去在学馆做先生的几乎都清一色是男性学究，幼静她能够冲破这层藩篱，婆婆给他的支持一定是非常大。这方面她对婆婆是很感激的。这时她的婆婆已被她爱感化了，有了爱的互动，这才有《奉姑命出坐馆》《忆姑》等对婆婆充满思念之情的诗篇。

因此，我们在探讨周幼静的人格魅力时，一方面要重视她的仁爱情格，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她的婆婆当成有虐待狂性格的恶姑。她只是一个受封建礼教毒害比较深的人，而且是一个因悲伤而心智失态之人。她最终被爱感化，人性重新回归。仁爱的温暖，让这个破碎的家庭走出悲伤，走向希望。

虽然经女诗人的不懈努力，这个破碎家庭走向了希望。然而若要问造成这个家庭悲剧命运的根源何在？还是值得探究一番的。

### 3、是它！让女诗人柔肠寸裂

《餐柏吟》中有一句最能总揽整个诗集主题，也最有穿透力的诗句：“一声长啸柔肠裂”！这位坚韧内毅又善良仁爱的女诗人，竟然在内心深处发出“一声长啸”；这对个性温和的她来说，看似乎是很反常的；那么我们不禁要问，是何人何事害得她“柔肠寸裂”呢？

读《餐柏吟》以及记述周幼静事迹的文章，我们感受到的除了她的仁爱，还有她的慈悲。无论是对自己的父母，还是对她丈夫，对公婆，对儿子媳妇，对自己的兄弟，乃至对邻里，对悲伤的路人……都展现了她的慈悲心肠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有意的对她不公，她的生命历程竟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悲伤。

造成她悲伤窘困命运的，是他的丈夫咫轩先生吗？也许可以这么认为。但细究起来，还真不是。平心而论，咫轩是一个做事认真而且有情义、有正义感、还比较有骨气的读书人。从他在贵州督府不辞辛劳兼做两份工作；谢绝兖州府的聘用，而坚持为图敏扶柩归葬；三辞中堂大人聘帖而不与和珅同流；如此等等诸多事例，都能看出他的为人。那么他一生怎么会这样困厄？

其实造成咫轩困厄的，也是造成女诗人周幼静一生命运坎坷的，乃至造成他们全家几代人命运悲剧的，唯有两个字——功名！

咫轩先生一生奔波于各地幕府，仅有一个“九品候选”的虚职。实际来看幕宾工作对于他来说，也许是一项不错的人尽其才的差事。要是放到现在，若某某人北大、清华毕业后，在省级机关大院的当秘书，那是非常硬气的公务员！一个字，牛！即便不上媒体高谈阔论，也得让我等平头百姓高看一眼呀。但在过去，这不算功名，因为不是

正式官员。儒家教义是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千百年来既激励了无数读书人，企望着在科举独木桥上一举成功，“朝是田舍郎，暮登天子堂。”然而这条看似辉煌的功名大路，却也坑害了像咫轩先生这样的千千万万的读书人，而且还坑害了他们的妻儿老小，毁掉了无数个幸福家庭！

咫轩先生生活的时代虽然已是所谓“康乾盛世”的后期，但社会还算安定，如若他能安于一府做幕宾，虽然不能以高官厚禄诰封于妻，荣耀于祖，但也足以养家，在盛世年间，生活小康是达得到的。就因为他有求官逐禄的“远大理想”，因此，只要这里做幕宾没有升官的机会，那么就将毫不犹豫地转徙到别的省府，边做幕宾，边寻出仕的机会。乃至“转徙燕冀秦楚黔，往返齐鲁川鄂滇。”大半个中国几乎走了个遍。过去没有高铁，更没处打飞的。这不仅累坏了双脚，还拖垮了身子；所赚的幕宾薪资，多半也耗费在旅途中了。十几年都碌碌于求官途中而未得一官，最终把命都搭上了。功名两字害死了他！

翻阅诸姓宗谱所载，为求功名而耽误一生的，岂止咫轩一人？就他们一家，祖孙三代，还包括他的岳丈，都是科举不成而空耗人生，直到他儿子杭璠，在功名无望才写下“尘世茫茫一梦中，何须仔细问穷通。青年尽羨龙门客，梦醒方知百事空。”诗韵既成，南柯梦醒，悔恨之意，显而易见。与咫轩先生同时代的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吴敬梓先生，写下《儒林外史》，就是讽喻在功名两字诱惑下的儒生们和官吏们。而宗谱中所载竟然有类似于《范进中举》的真实版本，而且比范进更惨。这里就不再引申了。光一个咫轩先生，就足可感叹了。

周幼静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，写下了这样一首诗，“何事能消我百忧，高山送目白云浮。一声长啸柔肠裂，苦海无边恨不休！”（《餐柏吟·闷》）是呵，科举取仕本身就是无边苦海，功名利禄一切都是过眼浮云！——这是女诗人在儿子杭璠科举失败后，面对科举之路的险恶，追求功名途中的困厄处境，她终于悲愤难忍。这首诗是她对给她三代人带来无尽厄运的科举制度的斥责和控诉！自此以后，她再也没有让儿子继续走科举求士之路，而是让他追随她自己到学馆去做教师，以资养家。杭璠是坐享其母亲超然见识之福，终得福寿颐年（杭璠他寿至七十八），且子孙满堂。女诗人此德荫及子孙。当时的主流意识都是追求功名的，都希望儿子科考得中，荣宗耀祖，封妻荫子。她能看透这是“无边的苦海”，功名利禄“什么都是浮云”！这是多么超然的见识呵！这也是她在无尽的苦难中反思的结果，宗谱中说她有着“与凡妇者大有异也”的见识，这样的见识岂止异于当时一般的妇女？甚至比当时的大多数学子、士大夫都超出很多，至少超出咫轩先生太多太多。

当然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价值观来苛求咫轩等古人，他们都是遵循教义，怀着“治国平天下”的理想去追求功名的，他们都是好学子，错不在他们。他们也是受害者，数千年一贯的追求功名利禄的社会风潮毁掉多少读书人？

站在当今的历史舞台，我们能够嘲笑他们太痴太傻吗？不能！因为在现实社会这样的风潮依然存在，只不过把“追求功名”改头换面演变成“追求成功”而已。现在社会思潮中所谓的“成功”，无非是

两，一曰升官，二曰发财。比之大清朝学子的追求，有区别吗？仅仅是新瓶装旧酒而已。看看现在的媒体和网络，还不是每天都在吹嘘那些所谓成功人士“升官发财”之道？那些像“陈×之”之流的所谓《成功学》大师，好大一帮人呢，天天在鼓噪他们的《成功学》，真的是神鸦社鼓，喧嚣尘上。搅动得整个社会，一片浮躁。难道人生下来就是为了追求他们所定义的所谓“成功”吗？做个平常人就活不了吗？

如上文所说，咫轩生活在康乾盛世后期。倘若不刻意追求功名，和幼静一起过平常生活，耕读传世，空闲时夫妇俩“裁笺煮茗敲新诗”，那是多么惬意？

我们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生逢盛世，那么，做个平凡人，过好自己安逸的小日子，多好啊？何必在虚妄的“成功”道上拼死拼活？当然也不能消极颓废。

顺势而为，做好自己的事情，而不刻意。这才是闻听得这位可敬的女诗人，在冥冥之中“一声长啸柔肠裂”的悲愤之吟时，我们该有的心灵共鸣。

虎昊广丁酉腊月草于窗外飞雪之时

参考资料：

《杭氏宗谱》（敦本堂藏版）前编、续编《艺文卷》部分。以及

宗谱所载的有关文章：

- 1、《显考咫轩府君行略》（作者，杭璠。宗谱前编第八卷）
- 2、《餐柏吟叙》（作者，周诰。宗谱前编第九卷）
- 3、《伯母周太孺人餐柏吟并传》（作者，杭浦。宗谱续编第五卷）
- 4、《餐柏吟》（作者，周幼静。宗谱续编第五卷）
- 5、《贤淑志》（宗谱前编第三卷）
- 6、《景山先生序》（作者，杭浦。宗谱续编第三卷）

## 【附注】

《杭氏宗谱》所辑录的有关女诗人的文章中，女诗人之胞弟周诰写的《餐柏吟叙》，大概写得最早，应该是在女诗人的丈夫杭焕之（咫轩）去世一年多以后，即乾隆丁巳年（公元1797年）；这时候宗谱所选辑的《餐柏吟》诗稿，还有好多诗没有写呢。周诰所作叙的《餐柏吟》集，倒是大部分诗没有选刊而今已散佚了。周诰此《叙》写成十五年以后，其姐周幼静去世。这阶段是她人生最困苦时期，也是她创作最精彩的又一高峰时期。可惜宗谱选辑她的诗实在太少。正因为周诰的《叙》写得早，因此在《杭氏宗谱》第七次续修时，被编入宗谱，按照宗谱男先女后的秩序，列前编第九卷。

《杭氏宗谱》第七次续修是在嘉庆十四年，这时女诗人的儿子杭璠尚不足而立之年，他将其父亲杭焕之的生平事迹，写成《显考咫轩府君行略》，编入《杭氏宗谱·前编第八卷》。第八次修谱是道光十四年。

从《杭氏宗谱》第九次续修开始，所有文稿和谱序世系表，都编入了《杭氏宗谱·续编》的卷序系列。杭浦先生写的《伯母周太孺人餐柏吟并传》及《景山先生序》都是在九修时写的，因此只能编入宗谱续编。《餐柏吟》诗集也收录在宗谱续编的艺术卷中。虽然是同一位女诗人，与之相关的诗文，却收录在《杭氏宗谱·前编》与《杭氏宗谱·续编》两个不同的《艺术卷》中，跨越的年代也比较久远。这是《杭氏宗谱》（敦本堂版）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。女诗人周幼静的事迹和诗文被宗谱前编与续编分别记载，这在杭氏所有先贤诗人中，也只是仅此一例。

第九次修谱时，女诗人的儿子杭璠（字景山，号芥舟）已经是主修，年龄大概已是七十二、三岁了；他自己的诗作结集为《芥舟诗稿》，也编入《杭氏宗谱·续编》之《艺术卷》（第五卷），列在其母《餐柏吟》之后。

第八次续修距第七次续修约 25 年，第九次续修距第八次约十九年。